

# 5个月发展90余万名会员付费观看 跨境色情网络直播 缘何形成“产业链”?

组建团队在境外搭建非法App直播平台,通过远程操控、层级化运作,组织网络主播从事色情直播表演,短短5个月就吸引了90余万名网民注册会员付费观看,非法牟利上千万元。

近日,湖北麻城警方摧毁一个以网游公司为幌子、跨境实施色情网络直播的犯罪团伙。

■新华社电



## 二维码后暗藏色情平台 打赏“道具”价值过万

一个特殊的二维码,在诸多QQ群中广为传播。

去年3月,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获取一条线索:通过这个二维码,可下载到一款名为“花花”的App视频直播软件,里面充满了淫秽色情直播表演,有团伙涉嫌以此非法牟利。

麻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。民警侦查发现,这个App通过在社交软件上推送二维码,并以诱

惑性图片和文字引诱网民下载。网民下载安装后,用手机号码注册并验证登录后,就成为直播平台注册会员。

民警发现,进入平台后,页面内充斥着色情主播照片,点击进入直播间后,可以看到主播正在进行淫秽色情表演,画面不堪入目。有的主播在线表演时,单个房间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2000多人。

观看直播的会员通过赠送虚拟

“道具”的方式与主播进行互动。“道具”包括“钻石”“跑车”“飞机”“火箭”等,须通过充值购买,价格不等,最低的价值0.5元,最高的价值1888.8元。收到赠送的“道具”后,主播就会按照会员的要求进行各种色情表演。

办案民警告诉记者,许多会员赠送“道具”时都会选择“倍数”,10倍、20倍甚至100倍。“有时,一次赠送的‘道具’价值就可以达到上万元。”

## 打击网络色情尚待强化综合治理

记者了解到,洪某某曾在上海创办某网络科技公司,专门从事网游开发,但公司业务并不景气,难以维持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洪某某得知经营色情直播平台赚钱快,便动了歪心思。2017年9月,洪某某组织公司原有股东和员工,开始“转型”运营色情直播平台。警方查证,短短的5个月内,平台就已注册会员90余万人,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。

湖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,获利较高是此类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,因此必须强化“全产业链”的打击力度,避免类似案件屡打难绝。

相应的监管手段也需要不断丰富。麻城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林涛认为,在我国网管和公安部门的持续严厉监管、打击下,网络犯罪的互动性、隐蔽性更高,呈现出犯罪主体向境外转移、犯罪形式从线下转向线上,犯罪手段更加多样化,犯罪链条更加严密化等特点。因此,一方面,需要实现技术手段的“升级”,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惩处;另一方面,也要加强国际警务合作,加大对跨境犯罪的联动打击力度。

## 境外远程操控 频繁更换“马甲”

经过持续调查,民警发现这个直播平台背后有严密的组织架构,层级分明。每个层级之间利用网络虚拟身份,进行单线联系,互相不知道真实身份。

犯罪嫌疑人付某告诉记者,他是个典型的“网虫”。他以前做过置业顾问,每天下班后都会上网观看视频直播,也经常打赏主播。后来,通过与网络主播聊天才得知招募色情直播这个行当赚钱快。于是,他通过打赏与主播

混熟后,加主播微信号,将其拉到各类直播平台。

据付某交代,从事正规合法内容直播的网络平台,他们称之为“绿播”。在这里,网络主播们一般都穿着正统,主要是进行唱歌跳舞等才艺表演。与之相对的是“黄播”,网络主播们在“黄播”平台上进行淫秽色情表演。

记者了解到,为了补充“黄播”人员,部分团伙成员还以“套路贷”等手段,要求无法及时偿还债务的女士以参

与色情直播的方式还债。

为躲避打击,犯罪团伙频繁更换“马甲”,先后五次更换色情直播平台服务器和App软件外壳,利用国外银行账户对涉案资金进行“洗钱”。

在浙江、江苏、广东等多地警方协助配合下,湖北警方兵分多路对该犯罪团伙成员开展收网行动。这一团伙的18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在上海、深圳等地落网,色情直播App平台被查封。

# 全国首例利用极限词敲诈勒索案宣判

■据《工人日报》

近日,全国首例利用极限词敲诈勒索案在福建省龙岩市宣判。被告人陈某一审获刑1年8个月,并处罚金1.5万元,成为用极限词讹网店入刑第一人。陈某未提起上诉。

极限词是一种表极限的词汇。根据广告法第9条第三项规定,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:使用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用语。尽管只列举了这三个词,但不意味着其他绝对化用语就可以使用。同时,广告法对绝对化用语的规定模糊,但对其处罚颇为严厉。按照广告法规定,广告主将被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陈某利用网上搜索来的所谓“极限词库”,在各大网购平台上不断“物色”合适的商家,一旦匹配到商家页面上的“纯天然”“最”等商品描述,就以商品虚假宣传、存在违反广告法有关极限词规定为由,对商家进行投诉。除此之外,陈某还伪造了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材料,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暗示商家“价格可谈”。

不少商家既怕投诉影响商品的销售及店铺的信誉率,又怕被投诉到监管部门会引来“巨额罚款”,最终讨价还价,被迫向陈某转账10元至1000元不等的钱款。正是利用商家不懂法、怕麻烦的心理,陈某从2018年3月至8月,共敲诈勒索上百名商家,非法获得3.6

万元。

办案法官表示,2015年9月1日起实施的新广告法,旨在杜绝虚假宣传,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对违反广告法,使用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禁用词汇的商家进行投诉、举报本无可厚非,可是拿举报、投诉相要挟,迫使卖家“花钱消灾”就是违法犯罪行为。

陈某的行为并非个例。2018年10月,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一个专门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的“极限词流氓”团伙,该团伙一年内恶意投诉9000次。

有市场监管部门透露,极限词已成为职业投诉人“找茬利器”。2018年,原北

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区分局收到的10万件投诉举报中,有1万件高度疑似职业投诉举报,其中仅7件是产品本身问题,90%以上都是针对极限词发起的投诉索赔。

记者了解到,目前,已有监管部门推出针对极限词使用问题处罚的规定。今年3月18日,上海推出全国首个《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清单》,规定在广告中使用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用语,但广告是在广告主自有经营场所或者互联网自媒体发布,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,属轻微违规行为,及时纠正,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,不予行政处罚。